

凶神惡煞

萬 墨 林

滬上往事之十七

豺狼虎豹坐地分贓

抗戰八年，上海淪陷期間，留在上海未曾逃出的五百萬同胞，幾於人人吃過吳四寶的苦頭，因為自從小白相人吳四寶帶領一幫強盜土匪、狠客殺胚混進了七十六號，吳四寶沐猴而冠當漢奸，做偽特工總部的警衛大隊長。日本人給偽組織撐腰，同時也利用偽組織的偽特工總部，在黃浦灘製造恐怖氣氛，遂行高壓手段，削弱我們上海地下工作同志的民衆支援力量。吳四寶便領着他的徒弟徒孫，蝦兵蟹將，殺人放火，搶劫綁票，真正是橫行無忌，無惡不作。吳四寶進了七十六號的第一件事，便是和他續絃老婆余愛珍，兩夫婦率領徒衆，雙手開鎗，明火執仗，開進租界去打「導報」，接連着又有「大美晚報」連帶遭了殃，七十六號明目張胆，公然行凶之舉，使得大上海一市皆驚，人人肌慄不安，租界捕房對於吳四寶手下狠客恨之入骨，亟欲施以當頭棒喝，有所阻遏。因此才有余愛珍乘車進入英租界，街頭驟起槍戰，雙方各有傷亡的驚人事件發生，上海

陷區民衆從此沒有安寧日子過了。

租界捕房爲了維持地方治安，偽特工總部則

要鬧得租界裏面雞犬不寧，日夜不得安靜，雙方的敵對行爲越演越烈。英租界巡捕房曉得極司斐爾路七十六號裏住着一批殺人不眨眼的日本鷹犬爪牙，他們爲防止吳四寶的手下出動，騷擾租界，不時的派出警車，到七十六號附近加以監視。有一次，吳四寶的大徒弟張國震便爬到窗台上，照準警車甩了一枚手榴彈。於是轟然爆炸，彈片四飛，警車當場炸燬，車上的巡捕不死即傷，又給上海市民帶來一次驚嚇，街頭巷尾，都在三五成羣，議論紛紛：——吳四寶那幫子人究竟要鬧到什麼地步，他們會不會跟巡捕房開起火來，大戰一場？果若如此，抗戰槍聲一響，從四面八方湧進上海租界，在租界裏擠成一團的人那就慘了，再想從租界裏往外逃，就祇剩下了兩條路——投江或者是跳海。

姑不論日軍是否會利用七十六號偽特工的力量，拿吳四寶那一批無法無天的亡命之徒，給他們充前鋒，打頭陣，進犯高樓大廈，鱗次櫛比

，黃金美鈔，所在多有的上海租界。光把一個強盜土匪窩——七十六號堵在大英租界的大門口，

讓吳四寶、張國震之流，紅眉毛，綠眼睛的人物，身攜槍械，自由出入，到處惹事生非，焚燒劫掠，就已經够使租界當局，傷透腦筋，好幾百萬居民，寢食難安，岌岌不可終日的了。吳四寶初進七十六號的時候，他是拖家帶眷，一齊搬進七十六號去的。他以七十六爲他的根據地，梁山寨，表面上說是執行日方對上海租界的恐怖政策，高壓手段，實則更是在一次次的騷擾行動中，順手牽羊，公然放槍，而以偽特工總部爲他們的分金廳，收贖所。租界巡捕抵擋不住他的強盜隊伍，富商巨賈慘遭劫掠一空，甚至人財兩失者日必數起，凡是稍有點身家的都被他們嚇破了胆。那吳四寶眼見有機可乘，便大開財路，首先他放出空氣去，誰想保個平安就祇有拜在他的門下，或者是交一交吳四寶這個「臂膀够粗」的朋友，倘若不從，立時三刻便給他顏色看。他的威脅逼迫手段果然奏了效。上海租界裏外的各銀行、各交易所、各公司工廠、各大小賭場，紛紛的搭線

找門路，跟吳四寶攀交情，圖個一勞永逸，平安無事。於是使吳四寶貧兒驟富，無中生有的發了一筆大財。因為，他私下所收取的保護費，數字之大，可謂駭人聽聞。

收取保護費，和排日出動，進入租界放手搶劫，使七十六號財門大開，黃金鈔票滾滾而來。其中大部份的錢，係由吳四寶兩夫婦中飽私囊，再拿出一部份來和李士羣、丁默村等人分贓，

他手下的徒弟徒孫，當然也各有甜頭可嚐，然後吳四寶再拿這大量的作孽錢用來招兵買馬，充實力量。當吳四寶在上海予取予求，日進斗金，居然聲勢顯赫，炙手可熱的那一段時期，七十六號僑特工總部的正副兩名頭腦——李士羣和丁默村顯然是相形失色，黯然無光。七十六號成了吳四寶的天下，大宴小聚竟無虛夕，正當中的一間大廳，酒席一擺就是一二十桌，連僑府要角，如周佛海、陳公博之流都經常的為其座上之客，山珍海味，吹彈絲竹，歡笑之聲不絕於耳，那一幫豺狼虎豹，整日价坐地分贓，追歡逐樂，稱七十六號為強盜窩，確是絲毫不為過。

秋風紅包大撈一票

人的慾望永難滿足，勒索、搶劫得來的骯髒錢得來如此其容易，反使吳四寶私慾越來越大，貪心越來越切。他逐漸的在擴充他勒索和搶劫的範圍，稍微有點錢的工商業者，殷商富戶，一概成爲他巧取豪奪的目標。錢太多了，強盜隊伍又在不斷的增強充實，益發使吳四寶覺得有恃無恐，儘可暢所欲爲。於是他決定搬出七十六號去

，在愚園路買下兩幢豪華住宅，一幢送給他的頂頭上司李士羣，一幢他自己住。明明是一幢西式洋房，吳四寶夫婦却將一間正廳擺起了紅木傢俱，全部作中式佈置，不倫不類的稱之爲「禮堂」。旋不久，又將左隔壁的一幢洋房強買下來，打通了。樓上作爲宴客之所，樓下則闢爲一間鬱鬱氣派的私家舞廳。

畢竟吳四寶夫婦肚皮裏欠缺墨水，見聞有限，眼眶子淺得很。所以他們那幢佔地寬廣，水木清華的華麗住宅，在佈置和格局方面，令人看來極不順眼，充份顯示主人家是個沒有見過世面的暴发戶。例如他在廳前花園築個亭子，亭子裏放隻大香爐，大把大把的燒着檀香，日夜不斷，隨風飄散。又養一隻會說話的八哥，一見便怪聲尖叫：「黃包車！」

吳四寶的家裏內外不分，任人自由來往，三流九教，各色人等，諸如各行各業前來「蝕錢消災」的納賄者，江湖上三山五湖的各路「英雄好漢」，跟吳四寶稱兄道弟的朋友、學生子和過房兒子，還有余愛珍的姊妹淘，手帕交，過房女兒，一天到晚穿梭般進進出出，穿堂入戶。這許多人在見過了吳四寶以後，還要步上右邊居室樓上，排闥入室去見吳太太，把偌大一幢洋房，鬧得門庭若市，一片混雜。平時請起客來，一請就是十幾桌，盛宴之餘，又繼之以跳舞看戲。

漸漸的，兩幢洋房又嫌不够住了，吳四寶又打右隔壁隣居的主意，恃強逞狠，仗勢欺人，把人家的一個大院子硬挖了過來，也是開一道側門，闢作網球場和晒衣場，右隔壁鄰居明明曉得吳

四寶是東洋人的狗腿子，偽組織的鷹犬，殺人放火，無所不爲，院子被他侵佔也唯有眼淚水往肚皮裏流，悶聲不響，忍氣吞聲。

吳四寶夫婦金子拾金，發了大財，當然難免得意忘形，擺足排場，吳四寶出門固然前呼後擁，保鏢懷槍實彈，汽車疾駛如飛，十足大好佬、準要人的架勢。連吳太太余愛珍上街，也是司機、保鏢、女「秘書」、「女跟班」的帶着好幾個人，這余愛珍仗着自己的皮膚白，不大穿花色衣裳，夏天不是全黑色的香雲紗，便是淺青灰色旗袍，衣襟上別一朵茉莉花，梳橫愛司髻，看似素抹淡裝，脂粉不施，不搽口紅也不塗胭脂，首飾帶的也不多，然而，一支鑽戒却有二十克拉。

雙雙進入七十六號的那一年，吳四寶四十九，余愛珍三十八，兩人年齡相差十一歲。一年以後，吳四寶五十整，漢奸土匪，強盜賊匪流水般花用他的造孽錢，大發請帖。兩夫婦做雙壽，居然開了幾百桌酒席，僑府漢奸，四親八眷，但凡沾點關係的都請齊了，我記得大概是三月初光景，吳四寶請壽酒的消息，傳遍了黃浦灘，滬上平劇，越劇名伶，如荀慧生、麒麟童、傅全香、姚水娟，還有本地申曲的名脚兒一概到齊，絲竹齊奏響遍行雲，堂會戲一唱就是三天。

又是一年過後，余愛珍過四十歲生日，吳四寶爲了巴結老婆，叫他的學生子起哄出面爲師娘做整生日，照樣也是三天堂會戲，好幾百桌酒席，平劇、越劇、申曲名角義務應卯，唱足三夜，角兒都是挑選頂兒尖兒的，如荀慧生、麒麟童、筱月珍、傅瑞香等，汪偽組織的第二號大漢奸自

南京趕來與宴，大小羣奸紛至沓來，使吳家車水馬龍，「冠蓋雲集」，好幾百個客人徵歌逐舞，胡天胡地。那三天的開銷應該是個驚人數字吧？不！吳四寶，余愛珍請三天壽酒，花佬多的錢。事畢算算竟然還有進賬，原來吳四寶當了兩年的七十六號警衛大隊長，他已經摸出門路開了竅，懂得怎樣利用老婆做壽打秋風，收紅包，大大的撈它一票了。

褲腰帶縮到肚皮上

這是吳四寶、余愛珍頂風光，最得意的一年，在淪陷區裏，上海市上，吳四寶兩夫妻交結漢奸首要，盛宴頻開，竟無虛夕，周佛海、丁默邨、李士羣夫婦經常是吳家座上客，在吳家吃喝玩樂，無所不至。聲色犬馬，醇酒婦人，儘可予取予求。和李士羣的太太葉吉卿比起來，葉吉卿雖然遇事逞能，樣樣爭先，但是余愛珍的交際手腕却比她靈活些。所以同在一條街上住的李家和吳家，即使李士羣是吳四寶的頂頭上司，在上海掌握生殺奪予大權，吳家却往往顯得比李家熱鬧、風光、有排場。兩相對照，比較之下，葉吉卿不管吳四寶、余愛珍對於她有多麼好，心裏面總歸覺得有點不是滋味，天長日久，因妒生恨，再在李士羣的耳邊不斷的絮聒，李士羣、吳四寶之間就難免矛盾滋生，出現裂痕了。這便是李士羣不惜下毒手，燒斃吳四寶的遠因。認真說來，吳四寶的不得善終，死於非命，固然是他罪無可道，多行不義必自斃，實則，余愛珍的太出鋒頭，撐足面子，不給李士羣、葉吉卿留餘地，也是主要

的原因之一。

李士羣早年當過小流氓、共產黨，他是天生成的壞胚子，尤其翻面無情，心狠手辣。所以有人說他這個共產黨是澈頭澈尾，澈心澈骨。若不死於抗戰時期的羣奸火拼，假日軍之手而毒斃，以他的手條子之狠，真不知將為國家民族造成多大的禍害。

本來就是流氓、共產黨出身，李士羣祇知道用心機，玩手段，叫他擺譜兒，搭架子，他也根本無法辦到。所以李士羣一向弔兒唧當，隨隨便便慣了，他無上無下，沒老沒小，徒知權力與金錢，亦即所謂唯力是視之徒。李士羣的一對眼睛深藏殺機，發起脾氣來如像直在噴火，恨不能將對方一口吞下肚去。但在平時他却是待人和和氣氣，全無上下貴賤之分，上司來到他可以拖雙拖鞋跑來迎接，對待下人他也是稱兄道弟，親親熱熱，按照他是個老共產黨，受過共產黨的特務訓練，抗戰時期又身為汪偽組織的特務頭腦，然而說來令人難以置信。這個在汪偽組織身兼數「要職」的李士羣，身上一不攜刀二不帶槍，從未有所戒備，而且跟任何人說話，都是胸無城府，毫不保密，談正經「公」事就像朋友聊天一般。

最妙的是李士羣相當健忘，而且馬馬虎虎，不修邊幅，我們地方工作人員對於他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調查得清清楚楚，例如他穿着的襯褲不用鬆緊帶，而將雞腸帶繫在褲腰外面，幾乎每天早晨他要起床，都會對服侍他的女傭，急出鳴啦的喊：

「我的褲腰帶呢？我的褲腰帶到那裏去了，

趕快給我找出來！」

女傭們心慌意亂，七手八腳的忙於給他找褲腰帶，却是床上床下，枕底褥中，到處都找不到。一個大男人怎麼會睡了一夜，好端端的把褲腰帶都丟了呢？寧非咄咄怪事。沒奈何，祇好給他另找一條繫上了事。李士羣的褲腰帶失蹤，就此成爲一個謎。

每隔幾天，李士羣才洗一次澡，浴罷出來，女傭給他清理一切，這才發現浴室裏多了幾條褲腰帶，那當然是李士羣從他身上取下來的。他身上多帶幾根褲腰帶做什麼呢？又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其後很久，謎底方始揭破，原來，李士羣天天「失蹤」的褲腰帶，是在他呼呼入睡的時候，由於腆起肚皮一呼一吸，一根根的全給縮上去了。——女傭們曉得了這個秘密，私下口耳相傳，吃吃竊笑。但當第二天李士羣起床，他又在大呼小叫的找褲腰帶，女傭究竟是女流，不好意思到他肚皮上摸，李士羣自己也渾渾噩噩的忘却，他曾在洗澡時發現有幾根褲腰帶在肚皮上端，被他一聲不響的解下來，往那裏一塞，揆度他的用心，無非省事，又怕自己張揚開來給女傭們笑話。以上述這個小故事看，李士羣似乎糊塗滑稽得可以，然而，事實上，但凡和他交過手的人，大都嚐過他的精明厲害。由此可知，李士羣其實是一個小處糊塗，大處精明的角色。

羅君強綽號活閻羅

像李士羣這種共產黨漢奸，當然談不上什麼操

守，所以他是姦淫燒殺，吃喝嫖賭樣樣都來，用刑殺人在他是司空見慣，家常便飯。這裏透露一個秘密：周佛海的心腹親信，陷害忠良，屠戮無辜，殺人如麻，綽號「活閻羅」的偽中政會祕書長、偽司法部長兼稅警團長湖南人羅君強。曾有一回，七十六號敵偽的特工總部抓到了一個他們自以為我方「有相當官位」的「重慶份子」，其實是他們莫明其妙抓錯了人。李士羣自信能夠問得出重要情報來，他親自審訊，並且邀羅君強會審，「以昭鄭重」，同時也是向羅君強炫耀炫耀的意思。

其結果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七十六號認錯了人，那位含冤負屈者當然一問三不知，當着羅君強的面，李士羣很下不了台，於是他在威脅利誘，無計可施之餘，祇好一聲喝令：

「叫他嚐嚐厲害！」

那一次李士羣用的毒刑是所謂打籐條，刑具是細長堅韌的籐，浸水濕透以後再浸水，如此幾次三番，使那根長籐條越來越細，越來越韌。行刑者首先把受刑人的上身全部脫光，然後將細長籐條的一端在手上繞幾圈，覘定受刑人的背脊猛力撻擊。籐條細如線，堅似鐵，用力又猛，兼以一掃一抽。因此，每次撻擊時籐條都深深嵌入皮肉裏，正像利刃倏然劃過一般，再加上抽同時的一轉攪。所以，受刑人無不疼得心肺俱裂，頓時血肉橫飛，發出淒厲不類人聲的哀嚎尖叫。

這一次的審訊當然毫無結果，徒使一名無辜者慘死鞭下，白白犧牲，然而，「活閻羅」羅君強竟亦胆戰心悸，穀餼股栗，直吓得面無人色，

事後久久兩腳痠軟，站不起身來。

事後，李士羣却神色泰然，若無其事，他向汪精衛的一名策士，曾為汪偽組織發言人的胡蘭成，大笑不止的說道：

「直到今天，我才親眼看到羅君強的膽小如鼠，毫無用處。我們抓到了一名高級『重慶份子』，叫他供出他們的組織，然後再『投降』過來，為我們所用。却是那個『重慶份子』硬得很，咬緊牙關不承認，使我光了火，喝令打他的籐條，才那麼幾下，哈哈，你猜怎麼樣？那位綽號『活閻羅』的羅君強，竟會嚇得雙手掩上了眼睛，渾身簌簌發抖。哈哈！他不敢看！」

又有一回，當李士羣因胡蘭成的穿針引線，巧妙安排，終於鯉魚跳龍門，在汪偽政權成為掌握實權，集特工、偽軍、行政、經濟大權於一身的獨一無二，相當重要角色。胡蘭成則「功」成身退，不得不「屈」為汪偽組織二、三流的人物。不過，李士羣「飲水思源」，同時也有點忌憚，對胡蘭成依舊虛與委蛇，表示熱絡。有一天，他和投閒置散的胡蘭成將自上海赴南京，李士羣邀胡蘭成同行，兩人同車共往北站，途經蘇州河上的北四川路橋。過橋後，業已進入日本皇軍宰割之下的地區，亦即淪陷時期老上海習稱的「滬西歹區」。胡蘭成從車窗裏望出去，但見不計其數、飢寒交迫的上海市民正在擁擠擁擠，推推搡搡，排隊等買戶口米。

胡蘭成看到這種景象，居然也會起了惻隱之心，悲天憫人，轉覺憮然，因而，他別過臉去，打從心底，沉沉的嘆了一口氣：

「唉！」

這一聲長嘆被坐在他左側的李士羣聽見了，他很詫異的問：

「怎的忽然嘆起了氣來呢？」

跳出特工與虎謀皮

胡蘭成伸手往外一指，指着那些鳩形鵠面，面有饑色的上海市民反問一句道：

「難道你不曾看見？就在那邊，有這許多人在排隊，等着買米下鍋煮飯吃。」

詎料，李士羣却毫不在意，他僅祇輕鬆的聳動雙肩，面有得色，沾沾自喜的說：

「你管這些閑事做什麼呢？蘭成兄，我告訴你：達爾文早就寫過什麼進化論。講的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道理，於是優勝劣敗，像你我二人早就是得勝者，怎能跟那些飢寒交迫妻啼兒號的失敗者相比較呢？」

胡蘭成頓時就佛然不悅的答道：

「不論排隊買米的，和用不着排隊買米的人，誰都可以說這個話，唯獨你李士羣不可以。你不要忘記了，你是現任的江蘇省主席！」

李士羣走胡蘭成的門路，搭上了直通汪精衛、陳璧君的線，一步登天，飛黃騰達，起先，他對胡蘭成當然是感恩圖報，唯命是從。然而，當他發現胡蘭成野心奇大，很有可能企圖建立偽府的第三勢力，與周佛海派，及將胡蘭成視為非吾族類的「公館派」分庭抗禮，平分秋色，進而掌握偽府，使他自已成為汪精衛當漢奸「主席」的張良。因此胡蘭成對李士羣「愛深責切」，動輒

施予教訓，也就漸漸的提高警覺，採取敬而遠之的態度，使胡蘭成的如意算盤落了空。

所以，胡李之間的合作關係，為期相當短暫，李士羣一旦在汪精衛、陳璧君，以及「公館派」諸奸跟前站住了脚跟，同時也摸清了胡蘭成的底細。因人成事，過河拆橋也就無法避免了。李士羣對於胡蘭成的疾言厲色，儼然以主子自居，覺得很不是滋味，他為了掙脫胡蘭成的羈絆，開始反抗。起初，是反唇相譏，其後，才演變而成實際行動。

當李士羣多方活動，獲得成功，將維新派舊人陳則民撤下台去，再以清鄉工作的軍事需要為口實，繼陳則民為偽江蘇省主席後的李士羣，直接的控制了江蘇省境以內的偽軍，包括任援道的偽黃道軍，以及丁錫山、謝文達等地方部隊。

在這段時期，胡蘭成認為他和李士羣已經控制了汪偽政權最大的一股力量，一朝權在手，當然應該大有作為，因此他對李士羣的督飭便越來越緊了，殊不知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李士羣早已被汪精衛周圍的「公館派」諸人所直接掌握。何況李士羣一登「龍門」，「身價」十倍，他談笑皆巨奸，往來無小吏，區區胡蘭成，當然不在他的眼睛骨裏。此所以兩人之間的合作局面漸次出現裂痕，李士羣在胡蘭成面越來越肆無忌憚，狂妄放肆。有一次胡蘭成力勸李士羣：

「江蘇省主席這副担子不輕，你既然弄到了，就得好好的做！」

李士羣却以嘻皮笑臉的態度，開頑笑似的反轉來教訓胡蘭成說：

「胡次長，你真是個書生。時到如今，你還弄不清楚，政治的現實祇是形勢！」

胡蘭成還聽不出他話裏的機鋒，依然把這狼子賊心的李士羣當作自家人、小兄弟，他再苦口婆心的加以規勸說：

「既然你也懂得政治的現勢唯有形勢，那麼，你就應該趕緊跳出這個人之詬病的特工圈子，方才能够開創一個新規模！」

叫李士羣脫離他的漢奸勢力根源——偽特工，那豈不是與虎謀皮嗎？難怪，李士羣要心中竊笑，嘴邊匿笑地回答他說：

「不錯，跳出特工的圈子，才能另創新規模。不過，胡次長，你叫我怎樣跳出去呢？莫非你至今都不曉得，我的根基就是特工！」

眼睛生在額角頂上

歧見既生接觸少，話不投機半句多！李士羣和胡蘭成，這一對汪偽組織裏極工心計的大漢奸，一個陰鷲狠毒，狡猾詭秘，一個機智深沉，能屈能伸，自然而然的就會在拆了夥以後，形成對敵狀態，非鬥個你死我活不可了。

據說，胡蘭成曾將李士羣比做太平天國的北王韋昌輝，其實，如果說汪偽組織的胡李暗鬥、李吳（四寶）明爭，也可以稱得上是太平天國的「天朝內訌」的話，那麼，把李士羣比為東王楊秀清，而以北王韋昌輝視胡蘭成，更要來得貼切些。祇不過，李士羣終將取汪精衛而代之，不像楊秀清逼宮，篡奪洪秀全的天王寶位，那麼樣的積極，那麼樣的公開。

胡蘭成和李士羣攜手合作之初，當然明白七十六號那一批凶神惡煞，不失為一支漢奸偽組織裏的巨大力量。周佛海藉由捏牢了它而起家，胡蘭成也可以假汪精衛的名義，將偽特工從周佛海的手裏奪過來，這個計劃果然成功，詳情已如上述。但是李士羣始終做不成周佛海，甚至還會很快的跟李士羣反目成仇，引起抗戰八年，東南半壁河山淪陷期間，刀光劍影、腥風血雨的一次羣奸內訌，聳人聽聞與乎曲折離奇，同樣的令人曠為觀止。主要的癥結，很可能是他和李士羣的一點見解分歧，李士羣祇曉得漢奸政治只講力量，而胡蘭成却輕忽大意的把這一點給忽略了。

所以，合作初期，胡蘭成便認定了李士羣對他必然感恩涕零，唯命是聽，心甘情愿讓他牽起了鼻子走。在那一段時期，胡蘭成也經常出入七十六號，李士羣則對他必恭必敬，俯首貼耳，一切的一切，唯遵胡先生之命。凡此明明是李士羣的做工，胡蘭成偏偏就會會錯了意，以為一一出之衷誠。因此，胡蘭成在七十六號裏，他一向是眼珠長在額頭上的。

每次胡蘭成一到七十六號，李士羣便存心給他一種印象，使他飄飄然的覺得，他是七十六號的大老闆。大老闆到步，李士羣必定親率大小囉列隊歡迎，而且無論胡蘭成交代什麼事情，他們都連聲應是，一一照辦。然後再在大廳上擺起十幾二十桌酒席，尊胡蘭成居中高坐，由李士羣把盞相陪。七十六號裏稍微有點頭臉的，無不將敬陪末座，與胡次長同宴視為無上光榮，逢人津津樂道，久之不疲。

而胡蘭成呢，他對七十六號裏的妖魔鬼怪，却彷彿只認得李士羣一個，連李士羣的副手都不放在眼裏。胡蘭成在七十六號睥睨羣奸，目中無人，那是大大出了名的。萬里浪是敵偽特工僅次於李士羣的一個角色，某次，李士羣特地叫他到胡蘭成那邊送個信，當時胡蘭成家住上海美羅國的一條術堂裏，聞報萬里浪到，命人召他進來，萬里浪向大喇喇的坐着的胡蘭成立正敬禮，雙手呈上李士羣的字條，胡蘭成也不叫他坐，祇是從眼角掃他一眼，神情倨傲的問道：

「你是萬里浪？」

萬里浪仍舊保持標準立正式回答：

「是。」

然而胡蘭成却連「稍息」都不會喊一聲，他讓萬里浪畢直的站着，朗聲報告李士羣所交代的事情，報告完畢，再敬個禮，一直倒退到房間門口，再轉身離去，這才吐出了一口長氣。

不久以後，藉由胡蘭成的鼎力支持，從中搭線，七十六號改制為汪偽政權的「調查統計部」，萬里浪儼然是偽第一副部長，論漢奸官的地位，決不在胡蘭成之下。況且，李士羣、萬里浪等「加官晉爵」，未幾胡蘭成就被周佛海居心報一箭之仇，向汪精衛以辭職相要挾，逼着汪精衛黜免胡蘭成的漢奸官職，公然下令免職。胡蘭成從偽宣傳部政務次長席上一筋斗栽下來，成了一無所有的陷區百姓，還虧李士羣送了他一升搶來的報館生財設備，辦一家「國民新聞」，而那位當時在他跟前連勤務兵都不如的萬里浪，却在李士羣一命歸陰之後，將李士羣所擁有的特工勢力照

單全收。

反目相向釜底抽薪

偽府內訌，周佛海鬥倒了胡蘭成，報了奪他特工勢力之仇，使剛剛春風得意，不可一世的胡蘭成，從青雲裏直栽下來。與此同時，李士羣也反目相向，落井下石，一方面儘量和胡蘭成疏遠，一方面開始接近「公館派」的諸巨奸。胡蘭成對李士羣的忘恩負義，翻面無情，難免恨之入骨。於是他也亟於報復，扳倒李士羣，重新抓牢敵偽特工。當時和他的做法不謀而合的，還有一個不甘口中肥肉被奪的周佛海。

周佛海和胡蘭成一個在台上，一個半下野，兩人力量懸殊，誓不兩立，但是看法和做法却是一樣的，那便是如欲扳倒新竄起來，炙手可熱的李士羣，唯一的辦法就祇有釜底抽薪，換柱抽樑，把李士羣的幹部挖出，使七十六號來個窩裏反。

這兩大漢奸又同時看中了個吳四寶，因為吳四寶是七十六號的中心力量，偽調查統計部的「擎天一柱」。吳四寶的七十六號警衛大隊，從上到下全是他的徒弟徒孫，他們眼睛只認得吳四寶，行事也只聽吳四寶一個人的命令，吳四寶牢牢掌握了七十六號的全部實力，不但使李士羣深感尾大不掉之苦，而且，由於七十六號在上海明掠暗搶，到處勒索，天天都有成捆的鈔票滾進來，巨利所在，人人眼紅，早就在分贓聚義廳上，爲了分贓不均，爭得唇槍舌箭，面紅耳赤。

加上李士羣、吳四寶兩家住得很近，李家的

那幢房子，還是出於吳四寶的孝敬。李士羣的老婆葉吉卿少見世面，眼睜淺些。吳四寶和他的續絃妻子余愛珍，則小人得志發癡狂，將那日進斗金的不義之財，流水一般的花出去，手頭之闊綽，風頭之奇健，都不是李士羣葉吉卿所可比擬的。於是，時日一久，望之眼紅，往往就由於枕畔絮語，引起了許多閑話。

總而言之，李士羣深覺他不能再讓吳四寶一個人掌握七十六號的全部力量了，他亟於分吳四寶之勢，便開始暗中招兵買馬，要在吳四寶的警衛大隊之外，增設警衛第一大隊和行動大隊。因此，在這一段時期，不少陰鷲殘忍，無情無義，和李士羣同爲一路貨色的楊傑、林文江、王天木、蘇成德、唐惠民、胡均鶴等等，便相繼加入了七十六號。人馬齊全，再予編組。至此，吳四寶原先捏牢的，獨一無二的警衛大隊，就不能不讓出大塊地盤來，改爲警衛第二大隊了。

李士羣處心積慮，費盡心機，又大動干戈，必欲一分吳四寶的勢，吳四寶浪蕩江湖三四十年，焉有不知之理？警衛第二大隊和行動大隊相繼成立，也就等於逼他讓出了三分之二的地盤。予取予求，唯我獨霸的局面已成過去，叫他怎不心懷怨對，又有幾分兔死狗烹的疑懼和懊惱。起先，他是帶着個愛妾余愛珍，一家子住在七十六號裏的。至此，他便自家識相點，爲了身家安全計，搬到愚園路搶來的私宅。所可告慰的是，他那幫徒弟徒孫，講江湖義氣，唯「先生」馬首是瞻，仍舊聽從他的號令，繼續以前所幹的勾當。

吳四寶一家搬出七十六號，明眼人一望即知

這是李士羣、吳四寶一對搭擋，就此分道揚鑣的朕兆。而吳四寶做出跟李士羣分手的姿態，依然保得牢他那些徒弟徒孫，強盜殺匪，顯然可見他在黃浦灘上，畢竟還能擁有他一手建立的力量。因此，如欲除掉李士羣，吳四寶仍不失為可資利用的對象。就這樣，吳四寶因禍得「禍」，受到周佛海、胡蘭成的雙雙青睞。

喊出老婆纖手侑酒

那一天，胡蘭成閑來無事，到七十六號去「逛逛」恰好李士羣不在辦公室，而胡蘭成又是除開李士羣之外，向來不跟等而下之的人搭訕的，他略坐了坐，便起身離去。往先，總是李士羣恭恭敬敬的親自送他出門，親自送他上車。這一回，却有一名彪形大漢，亦步亦趨跟在他後頭，垂手說是：

「我送胡次長。」

胡蘭成也不答理，大喇喇的直往前走，讓那彪形大漢替他打開車門，送到車上，然後，便再打開胡蘭成座車的前車來，擠進去往司機的身邊一坐，顯然他是決心充任臨時保鏢。

還是不言不語，胡蘭成就讓那彪形大漢一路護送回家，臨到達時，方始閑閑的一問：

「你貴姓？」

彪形大漢肩背一挺，自通姓名的道：

「敝姓吳，小字四寶。」

後座上的胡蘭成微微一笑，說道：

「你很有名。」

吳四寶正襟危坐，語調略帶惶恐的說：

「不敢，四寶小時候失學，不曉得道理，要請胡次長教誨的。」

說完，聽胡蘭成又不答腔了，便趕緊下車，替胡蘭成開車門，服侍他也下得車來。胡蘭成也不會說聲：「進來坐坐吧。」自願自的揚長而去，沒入門裏。吳四寶却不動聲色，神情自若，塞給胡蘭成的司機一筆重賞，說聲：「再會！」大踏步走向車後，他自己的座車早已緊緊跟着前來，吳四寶的保鏢給他把車門打開，吳四寶鑽身入內，疾駛而去。

又過了幾天，吳四寶正在他愚園路家裏，跟他的徒弟徒孫議事，驟然聽到門房來報：胡次長到！吳四寶立刻撇下眾人，揮之使去，忙不迭的整衣直出大門迎接。臨出門，還在叫：

「快請太太出來，迎接貴客！」

吳四寶快步跑出門外，一眼瞥見，胡蘭成正端然坐在車後座，顯見下了台的僑次長，架子仍舊不小。却是當時胡蘭成、吳四寶兩者之間，恰一似「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所以吳四寶絕不以爲忤，親手再爲胡蘭成開車門，把他請下來。

方才走到院子裏，胡蘭成似有閑情逸致，四下張望，微微領首的說：

「嗯，這個院子佈置得蠻不錯。」

胡蘭成一語甫畢，吳四寶如奉「聖旨」，頓時便是一聲喝令：

「快搬茶几藤椅來，請胡次長在院子裏坐。」

「是！」

吳四寶的徒弟徒孫，聽差老媽子，齊齊的一聲答應，七手八腳，搬來了全套藤椅茶几，由吳四寶恭請胡蘭成落座，他自己則垂手肅立，站在一旁相陪，便在這時，香烟、乾果、濕果、熱手巾把子，穿梭不停的送上來。——吳四寶慣會察顏觀色，十拿九穩，他看得出胡蘭成頗有雅興，低聲吩咐左右：

「快開上好的洋酒，請太太親自端上來！」

一見鍾情一拍即合

一會兒，徐娘半老，豐韻猶存的吳四寶太太余愛珍，娉娉婷婷，柳腰款擺，送上一瓶陳年威士忌，和一隻水晶杯；——往後不久，却連她自己也送給胡蘭成了。胡蘭成一向是見一個愛一個，所謂「一見鍾情」派的，如他和余愛珍的初相逢，他還寫過文章，對那第一眼印象，刻意描繪的說：

「……：一眼就先看到她走路時的安詳輕快，有一股風頭。又注意到她的腳樣鞋樣好，同樣一雙絲襪，穿在她腳上，就引起女性的羨慕。」

「她長挑身裁，雪白皮膚，臉如銀盆，只是小時是圓臉隨着年紀成長。從她這人的聰明秀氣，與英斷舒發出來的輪廓線條，筆筆分明，但又誰說是長圓臉，或長臉帶有方形圓意，可比花氣白影搖動，不能定準，都變得是意思無限。她眉毛生得極清，一雙眼睛黑如點漆，眼白從來不帶一絲紅筋，真真是像秋水。頭髮是她爲女兒讀書時，作與梳橫S頭，至今不改樣，女件都說她梳的頭好看。」

「她不擦口紅，不穿花式的衣服，夏天只見她穿玄色香雲紗旗袍，或是淡青灰，上襟角帶一環茉莉花。人說『雪膚花貌』，容貌已如花，衣裳就可穿一色。而肌膚如雪，若再穿白，那真要變得像白蛇娘娘了。那年她三十八歲，人家看她總要看小十年，且覺得女人的妙年，只能是像她現在這樣的歲數。」

「她是生的男人相，性情亦大方健像男人，誰亦與她只能是極清潔的男女相見，不覺得她有魅力，却自然大家都喜歡她，敬重她。不是官宦人家的小姐和派頭，却完全是現代中國大都市的民間女人，沒有一點書本上美人的誇張。」

旁敲側擊，入木三分，文字不用說是很好的。由茲可見胡蘭成的用心之苦，傾倒之忱。——那日由吳四寶侍立陪侍，余愛珍親手服侍，胡蘭成一驚艷之餘，旁若無人的在吳四寶家花園裏盡情欣賞，留連移時，喝了兩杯威士忌酒。

從此以後，胡蘭成便成爲吳四寶家常來常往的「貴客」，他往往不經通報，昂首直入，一到吳家，胡蘭成就跟自家裏一樣，升堂入室，來去自如。有時候，他乾脆就拾級登樓，揚長而入吳太太余愛珍的房間，跟余愛珍，和余愛珍的姊妹淘，手帕交，羣雌粥粥，調笑謔浪，一坐就是大半天。

吳四寶交結成了胡蘭成，又跟胡蘭成的死敵周佛海，攀上了交情，而這兩名巨奸，和李士羣則一爲新仇，一爲舊憾。

周佛海視李士羣爲叛逆，必欲置之於死地，因此方才不願回想當年兩人同爲共產黨，更不屑

「降尊紆貴」的跟吳四寶拉攏。吳四寶看出苗頭，自家識相，他及時採取因應步驟。第一步他舉家從七十六號搬出來，向七十六號僞警衛第二大隊，和僞行動大隊乖乖的獻出一大塊地盤。旋不久，果不其然的，吳四寶便被李士羣一脚踢出去，他交卸了僞警衛第一大隊大隊長的職務，表面上是恢復了平民百姓的身份，實則依然指使他的徒子徒孫，興風作浪，幹爲非作歹的勾當。

那時節，吳四寶專心一志更上層樓，大肆搜刮，使他的財富，如滾雪球般的越滾越大。爲此，吳四寶自家開設了一升證卷交易所，逢低吸進，逢高拋出，倘若有誰一聲不合他的意，破壞了他的居間操縱，坐享暴利，立時三刻便會有他的徒子徒孫，把那厮拖將出去，狠狠的修理修理。利用自己開設的證卷交易所公開放槍，相信還是古今中外聞所未聞的咄咄怪事。

如所週知，汪僞政權第二號人物，共產黨、大漢奸兩項惡名兼備的周佛海，他做起事來一向是不擇手段的。周佛海爲了扳倒李士羣，不惜利用吳四寶、余愛珍兩夫婦。除開他和他的太太楊惺華，外加「周佛海派」的各級幹部，大小漢奸，經常的上愚園路吳四寶家，直把吳四寶夫婦抬上九重天，捧足了輸贏之外，他還特地唆令他的心腹肱股，僞中央儲備銀行副總裁錢大魁兩夫婦，叫他倆和吳四寶、余愛珍套上了親密的交情。

錢大魁出身貧寒，因而不曾受過良好的教育。青年時期他胸懷大志，埋頭苦幹。工作之暇便一卷在手，努力自修，因而有了些成就，——他考進銀行，從練習生幹起，由於他的認真負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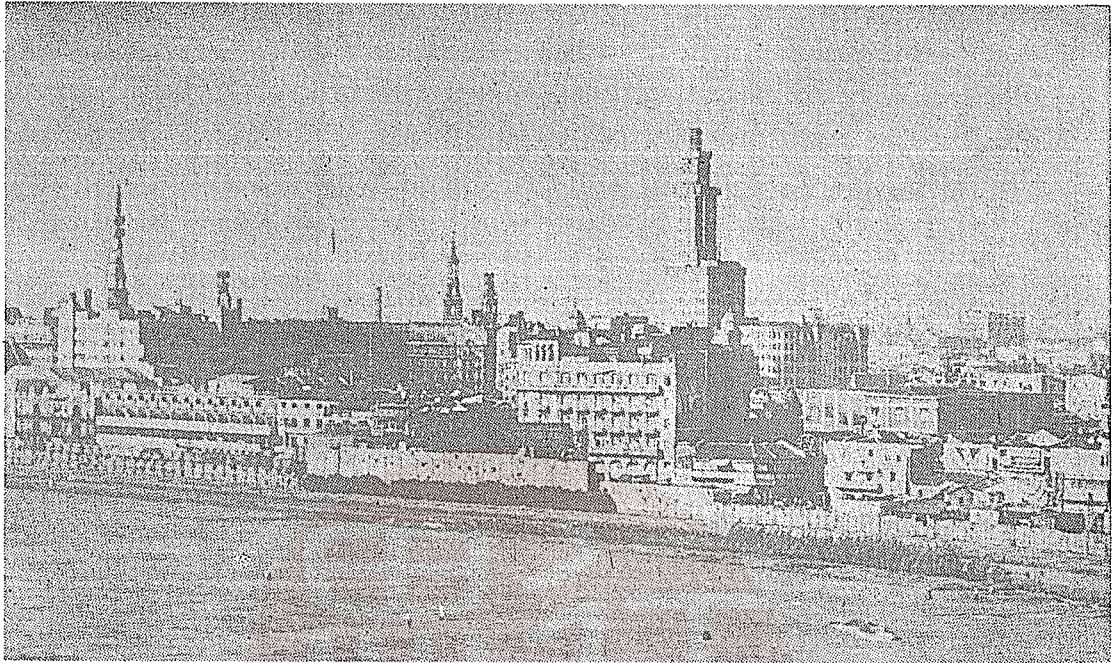
任勞任怨，獲得上級的青睞，多方鼓勵不次擢升，居然也在上海銀行界裏脫穎而出，頗有小小的名氣。

但是錢大魁的出人頭地，還得歸功於他的太太，即如錢大魁本人，亦從不否認他的「夫以妻爲貴」。錢大魁的太太羅敷有夫，原爲一位銀行家的妻子，由於這位銀行家和錢太太時今仍有兒女子孫，因而此處姑隱其名。總之，當年的錢大魁是個手裏捧隻飯碗，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唯恐敲破飯碗無以維生的小職員。錢太太則是高高在上，頤指氣使的老板娘。

問題在於，老板娘不滿於銀樣蠟槍頭的銀行大老板，反倒看上了貧賤出身的小職員。於是老板娘向小職員送秋波，拋眼色，製造機會跟他接近。而這個小職員——錢大魁居然也財迷心竅，福至心靈。他生平破題兒第一遭的，起了兩情相悅，投其所好的反應。男貪女愛，一般兒的飛蛾撲火，一拍即合。終於，小職員嚐到了甜頭，老板娘解決了飢渴，曠男怨女成其好事，猶如乾柴着了烈火，熊熊的燃燒起來。

然而，就一般人的觀念而言，無論如何，這總歸是一樁不能爲人所諒的畸戀，基於外在的壓迫打擊，它多半會以悲劇終場。然而，錢大魁和他那位「再嫁夫人」却幸運得很，再嫁夫人的前夫心胸豁達，落落大方，當他發覺乃妻紅杏出牆，自甘墮落，生米業已煮成了熟飯，他便爽爽氣氣，毫不留難的跟他太太離婚，成全了這一對苟且男女。

因此，錢大魁就光明正大的跟他老板娘結了



。子童馬牽當裏這在他，候時小，地迹發的寶四吳王霸世混，廳馬跑〔圖上〕

婚，娶到了如花美眷，還獲得了由她帶來的一筆可觀財產。錢大魁就靠這一筆意外得來的妻財起家，在敵僞時期，居然成爲「金融巨子」。

錢大魁的這一位「錢太太」，由於乃夫奉到汪偽政權第二號人物，僞財政部長，僞中央儲備銀行總裁周佛海之命，儘量的和吳四寶、余愛珍建立關係，多多接近。於是，錢大魁太太便和吳四寶太太談得極投機，顯然頂要好。兩人之間無話不談，無所隱瞞。余愛珍和錢太太俱是再嫁女兒身，因所字非人，而同病相憐。所以她們才會情投意合，儼若親姊妹。

周佛海和胡蘭成煞費心機，用盡氣力，雙雙亟於爭取吳四寶，其用心則厥在鬥垮李士羣。周佛海不容他手下的叛逆在他眼跟前張牙舞爪，耀武揚威；胡蘭成的心情，亦復如是。此所以，李士羣的處境，也就越來越危險了。

然而，說也奇怪，汪偽組織鮮血淋漓的一場內訌，其起因，却又是另一番醋海與波，

由那李士羣的黃臉婆，貌不驚人，語不出衆的葉吉卿所引起。就由於某次宴會席上，當酒酣耳熱之際，李士羣色迷迷的力請余愛珍票一齣戲，半路出家的余愛珍，舉手投足間竟使李士羣大爲傾倒，這一來，就演變成李士羣、吳四寶正面火拚，兩敗俱傷的導火線了。

編輯部啓事

本誌承蒙作家賜寄大作，日有數起，惟有許多稿件，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因此我們誠懇希望作家們在撰稿之前，詳細參閱稿約，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輕鬆自然，幽默雋趣；來稿以六千字最理想，最長以壹萬字爲限。（長稿採用時，超出部份不計稿酬，特約稿件不在此限。）

訂閱中外雜誌購買中外文庫及購買合訂本請將書款交存附近郵局劃撥一四〇四四帳戶，或寄郵票交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七號之二或撥電話七七二四八〇，即可收到書刊。